

There is no music from China

编辑：颜峻、朱文博

曲目

a1, 李维思 — 指令 0'00''

a2, 刘心宇 — 舞 3'03''

a3, 阿科 — 回应大自然的召唤 6'45''

a4, 照骏园 — 振动第 1129 号 5'27''

a5, 卖卖 — 无题吉他独奏 2 号 5'08''

a6, 颜峻 — 一个练习 3'05''

a7, 孙玮 — 管子 6'18''

b1, 姚清妹 — 《国际歌》第三段，摩纳哥独唱（片段） 1'19''

b2, 钟敏杰 — 几乎差不多很可能最接近 9'03''

b3, 赵丛 — 轴筒 3'49''

b4, Torturing Nurse — 地铁里的歌声 5'00''

b5, 朱文博 — 冰 4'00''

b6, 李松 — Nib 5'59''

b7, 高嘉丰 — 序曲 0'36''

a1, 李维思 — 指令

“亲爱的朋友们你们好，首先，首先的首先，非常感谢你们买这盒磁带。这是一个合辑，标题你们已经在封面上看见了，或者封面上没有印标题？我不知道，因为我写这些的时候，我还不知道封面会是怎么设计的。我猜会是一张老照片，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些特别开心的大爷大妈和年轻人在天安门广场上跳舞，旁边是标题“*There is no music from China*”。事实上，我想，有点难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甚至我每天都住在这里也还是说不上。但是这不重要，如果封面真的像我想的那样设计，应该会更有趣。顺便说一下，我跟他们说，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磁带都剪断，但是厂牌觉得这对顾客（你！）来说有点冒险，所以我就想了 B 计划：随磁带送一个中国剪刀，然后你可以自己决定剪还是不剪。但是很遗憾，我最近没钱，对我来说剪刀太贵了。所以我建议，要是你喜欢一种仪式感的话，你可以自己去附近的唐人街（要是没有唐人街，就上 eBuy）找一把好用的新的中国式剪刀，来完成这件作品。干杯！

朱文博：

十二月的一个下午，或者是十一月末的一个下午，去一个“客厅巡演”的客厅的路上，颜峻告诉我这个计划：一个叫做“there is no music from china”的合辑。5 个月后，我们开始行动；又过了 3 个月，它差不多停顿了；又过了 3 个月，我们开始重新讨论……现在是 2017 年 3 月，离那个阳光不错的下午已经 15 个月了。

我们给朋友写邮件，不断说“我们希望用邮件里的文字做为封套文字，所以我们用英语写给你，而且，希望这能让你忘掉一会儿中国。”但是，抱歉，我真是很难忘掉。

“忘掉”不是“无视”。我是说，很难忘掉中国，就好像很难无视音乐。10 年前，我看见人们在谈论“噪音或者声音艺术不是音乐”。我想我看到了一种观点，认为噪音是一个比音乐更大、更宽的延伸。我没法同意。我很难去描述什么是 / 不是音乐，我只知道，音乐可以包括比我们以前想的更多的东西。

我想，我在做的事情，我的朋友们在这个合辑里做的事情，是从自我音乐的经验中偏离出来，去向一个新的地方。就像孙悟空，要是他跳得更多，他就能在眼前发现更多的五指山。我不觉得这是丢脸的事。

颜峻

对我来说忘记中国是一个玩笑。尽管多数时间我并不意识到我是颜峻，我是中国人，我坐在一个房间里，等等。但是一旦你这样说，那就永远也做不到。

还有，用英语写邮件，也并不只是为了节省时间和翻译费，而且也是一种让我们不舒服、不确定或者不能说话的方式。

我愿意看看大家怎么回应这个玩笑，以及这个多少有点怪异的情境。并不在乎人们是不是思考“什么是音乐或者非音乐”、“什么是中国”，还有“身份和边界又意味着什么”。我希望我们能感觉到。如你所知，去质疑“什么是音乐？”已经很流行了。但去质疑“中心是什么意思（中国=世界中心的国度），以及我们怎样对待他人？”还有“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说我们、我们、我们？”或者“怎样取消一个被你自己给客体化了的客体？”对，我的确思考这些，但是我用音乐实践中即刻的知觉来感觉我的思考。

谢谢你我的朋友！

李维思

指令

0'00''



李维思；摄影李青

董星（并不是乐手，但也受邀参加此合辑，但最终没有参与）、李维思、颜峻之间的邮件摘录：

这个声明非常可疑，我很快写给你们

星

我相信你！尽管我只见过你做观众，但是我相信这不是一个“乐手的项目”。

朱文博

啊，终于明白李维思要干嘛了……我笑了。希望有人会照着做，别只当它是玩笑。

朱文博

啊我没想过这个和打口有关。

总是有些骨灰级藏家照着艺术家的要求做。我们看吧……

颜峻

嗨，大家（包括“朋友们”和“伙计们”）：

我严重质疑提供剪刀这个主意。让我想起那些老套的消费杂志，随刊赠送些小玩意那种，实际上也就被拿来当脚垫。

还有，一个人应该有权对磁带做自己想做的，尤其是做为自己的财产，不管那个“艺术家”怎么要求。一个命令——潜在地，如果不是根本地，是一种要求对象服从的纳粹行为。凭什么一个骨灰级藏家就该艺术家让他干嘛就干嘛？因为他或者她对收藏及其相关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太过于狂热以至于他或者她丧失了批评性地感受一个艺术家的作品的潜力吗？这听起来令人发指地可耻。可能我还算能理解这种压抑美学，但是实在还有很多方法来表达挑衅的欲望，比如说有点礼貌地邀请。

从一个更物质化的层面来说，我也感受不到这个剪刀的美学。一件用于破坏性后果的工具，完全可以更简单、简洁、优雅，比如说一片刀片——通过一定程度上的危险，它重新确认了主题的狡猾，对这个切割的行动你必须加倍留心。而且更实际地说，也便宜。



还有一——因为这个尴尬的邮件群被命令使用英语的原因是……“忘掉中国”，我相当困惑于朱文博提到的那个词“外国听众”。你说的是哪个外国？？或者这不过是这个荒谬企图的一个失败的例子，尽管它可能连做为一个例子来自我辩护都做不到，不过是某种，说法。

星

你加入讨论真好！

我的看法，刀片和剪刀一样。都是用来切断磁带 / 让音乐失效的象征。

不过首先，维思，这个真的是在暗示打口的过去吗？

要真的是，那刀片和剪刀都不如锯子直接。要不是，我更喜欢消磁，这个更简单。

第二个重点是，这不是纳粹。因为你不是非要照着做。这是个小把戏：想让一个人的作品完美，你得毁掉别人的作品。这更像是模拟一种政治情境。可能是一种糟糕的政治吧。但是你，听众，你说了算。

然后我估计还有一个关于“忘掉中国”的重点当时你没在群里。我忘了这句话第一次出现是在哪里，但是肯定不是严肃的。可能是我建议高嘉丰的吧，当时他正要回国。是一个玩笑。至于要用英语写邮件的原因是我们不想花时间翻译。而且我热爱中式英语：)

我们全给它切掉吧！

颜峻

真有趣，对一件事有这么多不同的想法，而且有些方面我都没意识到。我建议所有邮件里的讨论都做为作品的一部分出现，以一种合适的形式吧。

关于这个计划，在打口这个词出现在邮件讨论里之前，我没想过可能会让人想起中国打口的记忆。还有关于政治性的情境——纳粹以及毁掉别人的作品。但我想这个真的有意思，不是说多多少少都和中国有关，而是因为事先没有计划到，它们出乎我的预料——这会让诡计更诡异。

因为这个想法其实很简单，某种程度上和颜峻说的一样：我做的只是一个小把戏。更多呢，我希望它是一个晦涩的幽默；我收到一个剪刀，啥？你跟我说没有音乐来自中国，那剪还是不剪呢？实际上，不管信不信，你收到一个古董中国剪刀的礼物。“严肃地说，我根本不是严肃的”。就是这样。

但是我更关心的重点是，一个简单的小把戏绝对和一个不简单的小把戏不一样，即使它们本质上几乎一样的原理——不同之处并不意味着更好或者更差，它仅仅反映出作者的习惯、性格、个性，一句话就是人性。

所以，要是颜峻做，我猜就只有一句抹去磁带的指令——这非常颜峻；要是董星做，我猜会特别CC 大师收藏版的感觉——或者干脆就是另一个计划——这非常董星；要是我做，我就坚持用一个具体的东西——剪刀、刀片、锯子都行——要是可能的话就选锯子。而且，三个计划有完全不同的着重点。

因为它这么有意思，现在我有了一个新的把戏。这样玩：

1，纳粹计划。不用录下我说的话，而是印出来。除了印出来的这句话，没有关于这个磁带的任何信息（除了每一曲的作者名）。而且磁带从一开始就已经是剪断的了，要是听众想听，他就得自己修。

2，剪刀计划。跟之前一样。

3, 消磁计划。语音就是一句短的指令, 然后 5 分钟空白, 然后问一句: 你怎么还在播放???

然后我们 5 个人对 3 个计划投票。不能放弃投票权啊。我选纳粹计划。但我不是纳粹!

维思

我觉得纳粹计划和剪刀计划都行。比起消磁计划我更喜欢这两个。我能每个投半票吗?

朱文博

我说纳粹主义的时候我可不是建议这个行为或者“录音—重放”系统得是纳粹分子, 所以说实施或者对服从的实际的后果并不是我的争论的前提条件。我说的是一个命令的语言学上的和逻辑上的本性。在现实中一个行为并不必要是纳粹, 即便有一个纳粹逻辑在里面, 在这个语境中特指这句指令的机制。

我完全知道这个悖论(实现某人的作品的同时毁掉别人的作品), 但是我说的它是可以用一种请求的方式, 一种相对自然的方式来完成。话虽如此, 我真的觉得艺术家应该对他或者她的作品也对他或者她的全部的自由负全责, 所以纳粹主义显然可选如果一个艺术家想要选。我不想反对李维思要是他决定要在作品里用这个命令。我只是因为怀疑你们有没有意识到才发起这个辩论。然后的然后通过投票来发展一件作品……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对我来说, 我真的觉得艺术家应该对他们自己的作品负……责所以请你自己做出决定。不管怎么说, 我们可以针对它是不是应该放在磁带里来投个票, 而且我可以向你保证那肯定是一个坏的政治:)

严肃地说我对用在这个“剪切”行为中的物质形式不关心, 再说我真的不觉得象征含义就要比别的优先。刀片和剪刀都会在很多的语境中 useful, 包括谋杀, 这个真的取决于听众/用户自由地行使他们自己的意志和权利以及承担后果和责任。最后, 剪短一截磁性塑料带真的对听众来说毫无意义, 我的观点是, 他们应该用它来割坏人的脖子, 或者打开一封夏日情书。

“你收到一个古董中国剪刀”就恰恰是我上封邮件里说的, 《时尚》杂志会搞的那套。我是说, 老李你到底有没有一点实实在在的批评想要拿出来? 要没有的话干嘛模仿这种捆绑销售? 我理解你想带出破坏的物质属性来, 你也可以建议你的听众用牙, 或者任何用得上的硬件工具。而且, 我不大明白那个 CC 大师收藏版的说法, 我明白那是一个 DVD 出版发行公司, 但是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把我想成那样。我(有点)不喜欢那种公司, 我从来没有为公司工作过, 希望未来也不会。最后, 我完全理解英文的便利, 但是, 再次, 为什么我们不能一开始就老实说呢? 为什么非得用别的话来说呢, “忘掉中国?” 让它看起来高级一点吗? 我承认我完全不觉得这是个玩笑。我能问问你们为什么觉得好玩吗? 朱文博还有你们每个人? 我真觉得这种“找借口”是特别“中国”的, 尤其是官僚们对待公共事务的时候。你要是想辩解说这是在模仿“找个无意义的借口”, 那

我们就是在讨论借用，在这种情况下，我没看到任何明显的运用这个策略的意图、意识或者观点。

星

干杯！

有这么多可以拿来读和想和说可真好！

我猜李维思并不是真的要我们投票吧，真的吗？反正我不投。我只是说说我的观点。要是别人对我的作品投票我会很高兴去听但是绝不会顺着做（就像上次在 fruity space 的“观众心愿单”表演那样）。

对我来说忘掉中国就是一个玩笑。当然朱文博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他可以是当真的也可以不是。这个标题就是从一句玩笑开始的，一个文字游戏。这个游戏的重点是，对我来说，是“音乐”。也就是说，要是没有音乐来自中国，那这些作品又是什么？可能我还建议过不要想中国音乐或者中国，但是这个真的无关紧要，连我自己都说完就忘了。

对了，最后那句别放到唱片内页里，这个是秘密。

颜峻

嗯哼，要是预先给剪断了，我想连剪刀都不用了。

或者就让听众用他们自己的工具也 OK。

所以我得把最终的文字换掉。

维思

刘心宇

舞

3' 03''

刘心宇对颜峻的提问（此处略）的回答：

对我来说，约翰·凯奇的作品太严肃，太学院。我喜欢更有感情和即兴的音乐，而且享受听的过程多过想的过程。所以我并不真的喜欢那些以传达理论或者哲学为目的的音乐。在我脑海里约翰·凯奇就是那种人，但也可能他并不是。

从一开始，我就喜欢演奏吉他反馈，后来慢慢了解了无输入源调音台。在这件事上，中村（Toshimaru Nakamura）和 Sachiko M 给我很多影响。所以我开始自己演奏无输入源调音台。到现在有 6 年了。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中国乐手是：卖卖、李剑鸿、照骏园、Junky 还有你，颜峻，哈哈。

阿科（张悦园）

回应大自然的召唤

6' 45''

“枣、虾、大米、豆腐、蔬菜。

这些东西（包括它们的顺序）混合之后全都乱了，都得进厕所。

我倒进厕所的时间也是乱的。

此刻的节奏并不和上次一样。”

照骏园

振动第 1129 号

5' 27''

嗨，颜峻和朱文博：

听起来不错！我喜欢这个标题。它会让人思考此刻音乐是什么。而且这恰恰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我会琢磨一下。

我现在在蒙特利尔，今天刚见到艾瑞克：)

祝好！

骏园

嗨，颜峻：

我们在蒙特利尔挺好的。这是个不错的城市。

我表演了两次。在艾瑞克的活动里临时演了一个短作品。另一个是在一个工作室。

也许我可以从这次旅行的录音里选一段给合辑。

是啊，这次旅行，我们没来过北美。所以就决定来了。

差不多是度假，访友，见见人，也表演，但不会太多……

挺不错，Chen Che 打算演我那个在上届撒丽不跳舞音乐节上的作品。

我整理了一下，我们会演这个作品。卖卖也会加入纽约的这些演出。

搬去黄山住是个偶然。我们没有计划它就发生了。不过我们想这是个工作的好地方，有能量，有现实，和现代艺术没有瓜葛。可能不是所有艺术家都感兴趣，但如果有谁喜欢，那它就是个好地方。

对我来说，作曲意味着组织声音材料，难道即兴不是吗？

绘画、摄影是材料，但难道音乐 / 声音不是吗？

我尽力而为：)

这里也很热，我之前没想到。

柏林酷啊，好好享受。记得发我给湖电台（Lake Radio）的作品。

祝好。骏园

“最近我对‘振动’特别感兴趣，如标题所指，这个作品是制造振动的一次尝试。振动的确是簧乐器发声的基本原理。但它也是其他声音的基础。所以，对我来说练习振动就意味着思考怎样发声，以及声音的形式是怎样存在的。有一次我的练习是和研究鸣虫有关，你能从录音里听到。是在上海我家录的。

对中国的艺术家 / 乐手来说现在是个艰难的处境。但也有人会觉得这里有能够给艺术家灵感的巨大能量。事情总是有两面。在中国你会困惑，但也可以坚持。

我创办了一个组织，叫做“时代精神在哪里？”编辑部。“时代精神在哪里？”厂牌是它的一部分。而且也是编辑‘时代精神’的工作。在厂牌的发刊词里，我这样写：在任何时候，都有艺术家被疏远，在他们同行的活动范围之外工作。从不属于当前，也不属于主流，他们会消失在历史中，但也可能被人在回溯时发现。伴随着对时代潮流的反对，他们的价值将被他们归属的时代所认可。

‘时代精神在哪里？’编辑部并不尝试客观地编辑我们生活的时代的精神，而是去记录和收集我们时代被疏远的精神。

所以我想，重要的是提出问题，思考然后做事。看起来有着巨大的问题，但它真切地关注个体。

骏园

卖卖

无题吉他独奏 2 号

5' 08''



卖卖；摄影照骏园

问：我该怎么介绍自己？

答：这次我把自己看作一个琴师，而不是作曲家或者演奏者。我安排了吉他，当然了还有我自己，我让它们发声。音乐就是这个结果。

问：为什么我用这个录音来应对主题？

答：事实上我读了文博发来的第一封邮件，在这个吉他音乐上混了我的人声，但后来我觉得有点太多了。所以我只保留了吉他独奏。

没有音乐来自中国，不大明白你们的意思。对我来说，我必须思考的是，什么是音乐？什么是中国？或者中国音乐？或者一个中国乐手应该演奏什么样的音乐？

就我的吉他独奏来说，显然不是很中国，也不是很“不中国”，它就只是我。

没有音乐来自中国，没有中国在音乐里。我是这个意思。希望有用。

<https://site.douban.com/maimai/>

颜峻

一个练习

3' 05''

我和朱文博说好,我们两个的作品会最后放进合辑里,长度会取决于其他艺术家留下了多少时间。这个录音是在最后编辑合辑的过程中做的。我在门口放了一个录音机,在电脑旁边架了一个话筒。这两个音源通过调音台,然后声卡,直接做为立体声文件,实时录在电脑里。这是我在柏林的驻留工作室,2017年3月6号下午。录完音,剪到合适的长度,我现在回来写这些文字。

yanjun.org

孙玮

管子

6' 18''

2014年4月23日录音于滇池

颜峻和孙玮之间的邮件问答（原文为中文）：

问：你是什么时候，又是为了什么，而离开北京回到了成都？

答：我着迷于一些环境的声响，录音并在这个过程中经历某种体验，而这种经验又会不断启发我的灵性，如迷宫般没有尽头。它就是那样一个活生生充满诗意的地方。

2014年初我从北京搬到成都，太过于中心化的文化氛围使我变的不喜欢。而我更趋向于做一个自由的人。

问：你的音乐风格是怎么从大音量噪音转变到了安静的声音？田野录音对你来说是什么？田野录音算音乐吗？

答：我的音乐一直都不算大音量噪音，实际上我更喜欢进入每一个噪音的内部，抛开浮于表面的剩下的便是最能触动你的声音。我没太关心我的音乐到底是不是 field recording 音乐，我并不是某种观念的坚守者，对于这些自我设定的界限需要彻底打破。虽然我也运用过大量录音或调变作曲、即兴表演，当然现在对我来说录音依然重要。

问：你曾经是 NOJIJI 和小雷音的一员吗？你对那种 new age 和迷幻的东西感兴趣吗？

答：事实上我从不加入任何组织，这个对我来说不是我兴趣所在，我讨厌迷幻和自恋式的音乐这和意淫无异。

问：你现在在成都组织的活动怎么样？有其他人和你一起在成都搞吗？

答：我在成都有一个 audible area 的项目，始于去年。分为工作坊和音乐会。观众多时二三十人，少时五六人。主要安排一些来成都做交流的音乐家和朋友们的活动，也有本地年轻一代的音乐人比如 16ways 和 leftear、目前有两个合作场地 Jahbar 和 NUspace 可供自由选择。也是得到了合作方李力和 Kristen 的支持。成都是个崇尚时尚的文艺之城，对于真正实验前卫的艺术同时保持了开放、谨慎的态度。

sunweistudio.org

<http://soundcloud.com/weisun>

<https://myspace.com/sunwei>

<http://luogurecords.wordpress.com/>

姚清妹

《国际歌》第三段，摩纳哥独唱（片段）

1' 19''

“国家压迫，法律欺骗，税收压榨着不幸的人；富人不用负责，穷人的权利只是一句空话。”

《国际歌》第三段从未在任何示威中唱出来过。姚清妹于是坐在车里，用一个喊话器来广播了她的歌声。这里是一个录音片段，可以听到两个警察如何打断了她。

姚清妹是住在巴黎的艺术家。她的实践跨越了表演行动及其展示方式之间的界限，她常常在公共空间展开介入式的行动，以此扰乱现实及其环境的状况。她的艺术总是结合了戏剧舞台和服装的影响、教学演讲、从现代舞中得到灵感的编舞。

<http://sunshinemaya.wixsite.com/yaqingmeiwork1>

颜峻和姚清妹的问答（原文为中文）：

问：清妹你平时都听什么音乐呢？在巴黎你会去看现场演出吗？你有 CD 机和音箱吗？

答：我平时不太听音乐。听的话就看心情，喜欢听一些有民谣类的偶尔听听古巴吉他乐 la trova 雷鬼也听一些摇滚（但实际上我都不太能记住名字），被动接收范围内就是大众口水歌苦情歌广场舞歌曲。在巴黎我常会去看演出，但我只看免费的演出，还有一些小酒吧的演出

我有一个可以当收音机的 CD 机还有一个音箱。

问：作为一个从事当代艺术的当代人，你觉得“当代音乐”是几个意思？“声音艺术”又是个什么鬼？

答：我觉得，声音艺术应该是从可听性角度对声音做的一系列实验性的能够激发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反应和思考的尝试

问：你今年几岁啊？怎么会唱起《国际歌》呢？难道是一种特别的童年记忆吗？1989 年你有啥印象不？唐朝乐队的《国际歌》听过吗？还是在法国听了好多游行的人唱？susan philipsz 的版本听过吗？

答：34 岁。我很喜欢国际歌的歌词这也可能和我们的共产主义教育有关。我对 1989 年的印象只存在于 youtube 的一些资料上。听过唐朝乐队的国际歌。法国人的游行里这首唱。没有听过 susan philipsz 的版本。

问：你的音乐教育是什么样的？小时候有上过额外的钢琴课之类吗？学校音乐课都教些啥？

答：我小学参加过合唱团。没有上过钢琴课，但自学了吹口琴。学校音乐课印象深的就是教唱

了很多外国民谣。

问：你是南京人吗？还记得什么戏曲民歌之类的吗？会哼两句不？南京的摇滚乐听说很厉害呢？

答：我是温州人。奶奶喜欢越剧。会哼。完全不知道南京的摇滚乐。

问：对了这个作品有没有想过在中国要怎么做？警察叔叔不像法国摩纳哥的那么好说话吧？会不会上黑名单啥的？

答：有想过，看去哪里做。大部分的乡镇城市（比如我的家乡）都有很多的噪音，大卖场和店铺的促销广告音响都能通通二十元开到脑裂的程度，为什么会不让唱国际歌呢？也许我们根本对噪音已经不敏感，这才是最致命的。在中国我想我会带一套街头 ktv 设备单曲无线循环。其实警察怎么想的问题首先是警察作为作品的观众作为一个个体怎么想的问题，其次是他同时作为权力机关的代理人去想的问题，他和路人的反应其实也造就了作品本身。如果他本身缺乏某种敏感性，那作品也就不存在危险性但并不是说作品是无效的。但从创作的角度，我只会去能够被国际歌第三章干扰的特定地点。其实我自己会这么想，如果现在真要在国内做一些创作，出于某种现实的顾虑，即使是在艺术的名义下，我是不是还会这么敢去作死呢。也许我会很机智的告诉警察我是在录中国好声音达人秀什么的鬼。

钟敏杰

几乎差不多很可能最接近

9' 03''

来自钟敏杰的三个邮件片段（原文为中文）：

完工了，经典的树已更新。给合辑的作品也在上面，你听下看会是哪个？已经是第三个了，第一个做完感觉很糟糕，失败了。第二个，开了个头，觉得还行，值得深挖一下，所以时间上就来不及了。如果觉得不合适放在合辑里，也没关系，我翻了箱底，还有一些以前四轨机时期的老作品，真正的磁带作品，到时也可以给你听听看。翻译什么的都可以，不过好象金山词霸更好一些，google 听说已经很高端了，准确率很高，可能翻译不出土味。只是建议。

额，不知道上封邮件是不是有些误会了？土是好东西，举例：我的东西就一直都挺土的。另外，我的英文其实很一般，两个中国佬在邮件里飏英文也有点尴尬。说起翻译，只是想起广东一个艺术家的作品，他长期用金山词霸进行各种翻译，最终的文本效果象是各种词语与意识的短路火花。在新的都追求准确的时候，他在玩土，挖一些更根本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我支持国产，支持土。新的玩法其实并不多，看见合适的就拿来用，怎么用才是对自己的交待，我就是这么想的。叫你都听一遍了还连带猜，可能唐突了。还是告诉你吧，那个作品是“几乎差不多很可能最接近”，字面上算是对合辑的一个回应，比较简单，关于钉和锤子，其实只算是半成品，会再继续一段时间。内容形态上是有些重复的，所以也能根据合辑容量进行剪辑。期待你的批评意见！

这几天一直忙着搬家，今天才重新接通网络。头大，一大堆身外之物，到搬家时才觉得无比愚蠢。或许应该把那些唱片全部卖掉，上次卖掉全部唱片是 0506 年间，开始有些沮丧，慢慢地就清爽了。搬家时碰到一个我直觉觉得是贼的家伙，心里盘算了一下和他接触的各种细节，都全部指向这个真实的想法。新房的门锁无比陈旧，作案成本低啊。你是一个人住吗？嗯，是的。这么大房子，搬的东西很多吧？嗯，对。你做什么工作呢？游泳运动员，每天都要训练。那就来吧，踏踏实实干一票。苹果电脑我已经嫌慢了，素材资料我备份好。唱片和书应该会嫌重吧，音响设备我可以再买。这也是一个预告，看看我认为是的真实是什么回事。预告本身就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应该把一些初始的想法，只要有把握拓展开的想法都先拿出来。既防止让自己过于散漫无所用心，也顺便看下愿望和实现之间有多少缝隙。所有的 trailer 都是浓缩的欲望，是欲望加强剂，是债

券，是索命鬼，或者反复折叠的小径。

刀郎那首歌没特别选，都是碰上了，也好听，越听越合适。我把它当作测试专用曲来用的。作品长度你可以按需剪辑，附件是 aif 版本。

“太松了”那个歌声应该没用过。那些小声音排好队一个个放，感觉有些散漫，有些舒服。场景也有些逐渐变化，不过不是很明显。做声音的其中一个好处是，能够从具体的录音情景中逃脱出来，我听到什么就是什么，无比自由。

“一个游戏”、“工具”，我待会儿搞一下，应该明天就能好。

谢谢你推荐我的作品网站！

<http://www.classic-trees.com/>

赵丛

轴筒

3' 49''



赵丛和朱文博；摄影 Edward Sanderson

去年春天我忙着为做衣服而找布料。有一天，我去了一间仓库挑选。那是个挺大的空间，像时差空间一样狭长。站在几百卷布料中间，我看见其中一个轴筒中露出一小片纸，我想看看那是什么，就把它抽了出来。我被那个瞬间听到的声音给吸引了，就决定用它来做点什么。

两个月后，我用这个声音完成了我的第一张专辑。《轴筒》是从其中一段没有用上的 20 分钟素材里剪出来的。

Torturing Nurse

地铁里的歌声

5' 00''



Torturing Nurse; 摄影 Charlotte AEB

颜峻和 Junky 的问答（提问原文是英文，回答原文是中文）：

问：能说说现在 Torturing Nurse 的状况吗？

答：Torturing Nurse 目前的情况是：另一成员由于有了小孩，并没有时间和我一起录音，演出基本也是，目前都是我一人进行这些活动。在上海的演出由于年初策划了日本鼓手 Kiyasu 的巡演，被举报，NOI Shanghai、TN 受到文化稽查的注意和警告，场地也受到牵连。所幸的是目前移居上海的阿鸣工作的摄影工作室 space-631 成为了新的可以表演大音量的场所。除给其它厂牌的出版外，今年我新建立了专门出版磁带的厂牌 Life is absurd，目前为止已经出版了 9 个成品，包括 TN 和尼泊尔碾核 Wakk Thuu、日本自由即兴 Ryosuke Kiyasu、美国快切粗糙音 Lackthrow、日本噪音代表 Fumio Kosakai 的 split，有兴趣的可以参看这个网站：<https://www.facebook.com/lifeisabsurdtapes>，这些磁带全部为手工制作、黑白复印封面、标签、拷贝。

问：这个录音是实地行动的录音吗？

答：这张合辑中 TN 的曲目为实地录音和黑胶音源取样拼贴混音所得。

问：你现在还每天长跑吗？

答：目前跑步的频率为每周 3-5 次，距离为 6000 米，不但我自己跑，有时候还和女友一起跑。

问：很多中国艺术家和实验乐手喜欢卡拉 OK，你呢？

答：我并不迷恋卡拉 ok。

问：你的同事知道你在办公室以外做什么吗？

答：我猜想他们并不知道。

<http://facebook.com/torturingnurseforever>

<http://site.douban.com/torturingnurse>

<http://twitter.com/torturingnurse>

<http://weibo.com/torturingnurse>

<http://baoyinnoise.blogspot.com>

<http://facebook.com/lifeisabsurdtapes>

<http://site.douban.com/noishanghai>

<http://harshasfuck.blogbus.com>

<http://facebook.com/torturingnurse>

<http://junkychaos.tumblr.com>

<http://weibo.com/junky>

朱文博

冰

4' 00''

去年9月30号，我的冰箱出了点问题。太多冰，没法用了。所以在“十一”早晨，国庆节，断电一整晚之后，我开始清理。

我记得，干了10分钟之后，我主意到那个声音：冰从冰箱里取出来，冰融化成水滴进锅里，还有这个小小的金属容器里的混响……我决定录下来。

我清理出一小片地方，把录音机放进去，然后继续工作。10分钟后我想，我把录音给忘了，只顾着清理了，我的手指头被冻伤了。

整个录音有50分钟长。为这个合辑选出来的段落是从24分钟到第28分钟。

<https://zoominnight.bandcamp.com/>

李松

Nib

5' 59''

我是李松，出生在西安。2013 年开始用电脑做音乐。

我曾经是系统误差团体里的声像二重奏锒斤拷的成员。

最近，我和朱文博的项目：不演了，一个专注于作曲 / 即兴和电子 / 模拟的二重奏。

顺便说一下我真喜欢这个标题。出于好奇，我试着搜了一下“there is no music from china”，

我找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在中国音乐中没有音乐》。

<http://notimportant.org/events/>

高嘉丰

序曲

0' 36''



高嘉丰；摄影唐菱珑

来自高嘉丰的两封邮件：

嘿

多谢邀请。挺酷的，我加入。

（抱歉回复晚了，我在柏林忙着组装自己来着。）

可能是因为我想念中国的一切，我等不及要结束这次欧洲巡演，我没觉得有什么迫切需要去忘掉它。不过当然我们可以继续用英语沟通。

好现在回到正题。我有三个半事实可以告诉你，它们不都和主题有关。

1，我没有留下多少和说话相关的表演的录音，它们大多是视频，可以看看这个最近的：

<https://vimeo.com/156221833>

2，最近我迷上了亚洲流行乐。或者说我已经是个大粉丝只不过最近才发觉。

3，这个厂牌的名字（End of Alphabet）有点意思。让我想起来数数字或者数字母。我在不同情境中数过绵羊：在一个私人的播客节目里，或者是跟爵士传奇人物同台。这大概能是个值得发展的方向。

3.5，我刚用俄罗斯方块主题曲做了个重新混音。有 150bpm。我已经用微信给你发了截图。

我的简历:

我是高嘉丰, 又叫 Feng。组织 (活动)、发行 (音乐), 同时创作实验和商业音乐。现在 (也就是给你写这些字的现在) 我刚从纽约搬出来。现在我正在欧洲巡演的半路上, 剩下的一半我实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足够的精力和热情去完成了。

gaojiafeng.com

告诉我你觉得行不。

祝好

嘉丰 (2016 年 5 月, 柏林)

嘿各位

太棒了。胃口不错。效率不错。钱包不错。这个城市有很多漂亮女孩, 虽然多数时间我都连续几天待在家里。我在这有两个乐队, 一个是我和董冰清的流行二重奏, 叫做“MP3 Darling Darling”, 另一个是我刚搞起来的朋克乐队, 只排练过一次, 还没有起名字。观众很牛逼。我喜欢演噪音演出也喜欢商业的 (包括网络上和现场), 而且非常开心能在两种情况下都让观众跳舞。在中国我觉得网络上有那么多观众, 我在以前的音乐圈子里根本不可能遇到。今年的欧洲巡演对我来说更像是一次旅行。你现在搞得我又想去欧洲了……牛逼! 希望这个合辑顺利出来。等不及了。

我忘了我怎么写的简历, 不过应该能用吧。你也可以加上一件事就是我正在试着用日语写歌, 而且很有可能也用韩语:)

新年快乐!!!!!!

(2017 年 1 月; 上海)

<http://mutedportraits.org/>

<https://gaojiafeng.bandcamp.com/>

译后记

很高兴加入这个项目。

首先解释一下，以上的文字中，孙玮、姚清妹、钟敏杰、Junky 这 4 位的原本就是中文。其余的由我从英文译出。

据我理解，让大家写英文的目的，原本就是加以限制、削弱、扰乱各自的表达（因为这里面多数人英文都不好），而且也给阅读带来一种陌生感。后来这个项目从只有新西兰版，到了也有中文版，就需要有中文，那么就应该从英文翻译过来，而不是请每个人重新写中文。也就是说，我的翻译可能并不符合每个人的风格，甚至原意，但理应如此。所以我也就没有请任何参与乐手校对译文。

合辑的标题我没有翻译。因为“there is no music from china”是双关语，既是“没有音乐来自中国”，也是“来自中国的非音乐”。高嘉丰在他的作品里，用了“中国没有音乐”，这是他个人的翻译。另外，李松的作品标题，nib，有“尖”的意思，也有“半字符”的意思，搞不清楚，又不想问，就没有翻译。

谢谢。

罗万象